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九輯

左文襄公奏牘
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
楊勇毅公奏議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八種

左文襄公奏牘

左宗棠

者二萬餘索，每省固不為不多。然見存一百數十營鹽茶，糧價，馬乾年終一月滿銷，不能不照常年發給；即文武薪糧，津貼，驛站等款，亦斷難確減。現在入款來源頗額，凡此應出之款均屬虛懸，續別籌良策入告，均荷俞允施行，而亦糧不濟急。若再於可籌款項稍為寬鬆，則彼盜尤甚，轉瞬即有決變之虞矣！

既價、糧價兩項，應請暫停；實以非關外急款，且多弟處已熟之款，故擬標其概念籌之。至此後應如何籌辦，只可臨時斟酌，不能預為代籌也。

關外轉輸，仍應以乾變為便。官乾不足，尚可就近雇用；商款車輛亦然。緣開封之初，商旅甚足；近來通行，民商棄北者頗多復歸也。

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

十月十三日，捧讀大咨並奉鈞函，承示臺防完案條款及海防事宜兩摺稿，敬悉一切辦法因應之妙，道合自然操縱之宜，剛柔協節。許其撫卹，既昭字小之仁；收回佔造，永杜侵陵之漸。慶幸之餘，欽仰何既！

竊維此事起於六年合衆國商船遇礁撞破，船主羅妹及其衆上岸逃生，生番殺之，並掠其餘貲。該國領事李讓禮憇臺灣鎮、道，求辦生番，以儆將來。意在收斂殘屍、救回活夷；求中國收其地設兵管守，永杜番害，未嘗別有要挾也。臺灣鎮劉明燈、臺灣道吳

大廷鑒其無他，卽與定議。又令生番曉事頭人卓杞篤與李讓禮商議善後諸事，李讓禮遂與生番連和，自具申陳由鎮遞閩省督、撫，鎮、道並備公牘請示辦理；督、撫允行，事遂寢。厥後吳大廷堅求內渡，劉明燈因閩撫有意吹求，謗議上騰，遂被奏撤；而前議閣置，不復過問。李讓禮心懷不平，以其事告知本國，求發兵勦番，爲護商計。該國責其生端肇衅，不許；並奪其駐廈領事職。李讓禮不得逞，乃以臺郡地圖示倭，唆其勦番，資以利器；倭窺臺郡後山地險而沃，冀據爲外府。此違約稱兵所由來也。宗棠前得幼丹中丞復函，堅持『不貪戰功、不傷國體』之言，服其洞達時務；又信其必能了此。三復鈞諭，心悅誠服，尙何間然。

尊意令合計通籌，隨時密致。自維去閩已久，事難覆按；況未親歷臺郡，何敢騰其臆說，上瀆清聰。因劉提督撤任後卽調隨征，見駐滬中；於臺郡南北情形，見聞較確。令將臺灣事宜覆述崖略，藉呈鈞覽；至其有當與否，固未敢知也。大疏所陳練兵、簡器、造船、籌餉、用人，持久各條，闡遠精密，無少罅隙。計各處覆奏到時，亦必詳明曲盡，足使題無遺義。顧天下事言之實易，而行之維艱；不俟成效畢臻之日，無由知其誠然也。

以練兵論，就水、陸原額拔其精壯聚而練之；是矣。然制兵只有此數，拔其精壯練以備戰，而存營無留良焉，何以資分布而利更番也？綠營積習最深，水師尤甚。一在糧

餉太薄；一在書識、號令、看管軍裝軍火分撥塘汛，不能入操之兵太多；一在千、把、外、額至參、遊、都、守層層管束，十羊九牧，額數多歸私役，氣勢不能整齊。宗棠前於閩浙總督任內力求整頓，曾經詳細陳明，仰蒙俞允；旋即西行，未睹成效，至今耿耿。而楊石泉、王補帆兩中丞猶謂較之從前頗有起色，亦未知其確否？至西人所傳洋槍隊式行列整齊、進止有度，較之中土所演陣式，不但槍械、子藥遠勝，其束伍結陣之法，亦良不易及。然自勦辦髮、捻，中國材武之士輩出，善戰者亦多尙洋槍而不盡習其陣式，如前廣東提督劉松山、今蘇松鎮總兵章合才所練陣法，足平髮、捻，亦可制洋人；宗棠實親見而信其能。

以簡器論，礮以市洛斯所製之後膛螺絲開花大礮爲最勝、槍以後膛七響爲最勝。從前西人舊式槍礮本已精工，近改用螺絲，內膛後圓前銳，注藥之子又極合用；較其舊式光膛、圓子，更爲精妙。故致遠取準，勝於舊式。近又改用後膛進子之法，進口大而出口翻小，如布國新製大礮及後膛七響洋槍，則極槍礮能事，無以復加。凡槍礮之用，在致遠、取準而已；其能致遠、取準者，在礮子必合礮膛、槍子必合槍膛，子不離藥、藥力全注其子故也。布國新製大礮及後膛七響槍，不但子合藥，膛且大於膛口以數分計，而能不傷膛口者，由子之外面用鉛皮包裹，火着子出，鉛皮融脫，故出口不傷，子聚藥力毫無外散，故能遠；子滿膛口而出，毫無偏倚，故能準也。此間見設製造局，能自造

銅引、銅冒、大小開花子，能仿造布國螺絲礮及後膛七響槍。近令改中國舊有之劈山礮、廣東無殼擡槍，用合膛開花子、劈山架改用雞腳；又無殼擡槍改用一人施放，選用甯波及粵、閩工匠製造，以總兵賴長督之，飭中軍副將崇志教練本標將弁、兵丁演習，俾製器之人知用器之法，用器之人通製器之意。向之劈山必用十三人，今只五人；向之無殼擡槍三人管放兩桿，今一人放一桿，且更捷便。蓋欲參中西之法而兼其長，爲行隊接仗、營卡守具所必需；亦猶西人每進益上，精益求精之意也。縱未能如西人之精到，而其利足以相當。如果能得地勢，用教練之將弁帶習練之兵丁，其制勝確有把握；非美觀不適用、空言無實用者比也。

以造船論，閩局創設五年限內，效已可覩。茲蒙鈞裁，以不停撤爲是；則日起有功。凡洋人所長，皆華人之長，實永久之利。至鐵甲船一種，上年德克碑、來蘭亦曾說及；宗棠以購買維艱，修整必須另辦船槽、駕駛必須仍雇洋人，殊非閩局所宜，卻之。嗣接幼丹中丞書，必須採購；日意格已由電信往詢，未得確信。計臺事了辦，鐵甲船亦必來閩。蓋洋人無所要挾，其求售固在意中。頗聞此項船式質重而堅，不能入口收泊；其利在衝劈輪船。然將到之時，巨浪洶湧，輪船從容起碇，亦可預爲之計。至西人擬爲水礮臺、便輪船依泊之說，似指輪船停外洋而言；中國輪船行駛外洋，收泊每依小島，均有一定之所，無須乎此。若收泊各口，鐵甲不能駛入，亦不畏其衝劈也。俟鐵甲購到，

再爲察驗，庶可決其合用與否。至中國輪船局分設閩、滬，閩局地勢難得，所設船、鐵諸廠費至巨萬。論其成效，則華匠能以機器造機器，華人能通西法作船主；滬所不如。聞鐵甲輪船亦無甚謬巧，到閩後令華匠仿製，亦可有成。憔慮船槽不能展拓，然究已有局勢，較滬尙易爲功也。如撤滬局，而以所有經費畀之閩局，則仿造鐵甲輪船不無小補。

以籌餉論，海上用兵，公私帑藏爲之耗竭；然猶藉洋稅、釐金歲入鉅款，得以支持。雖受其損，亦獲其益。此次日本違約稱兵，沿海各省所以奉旨嚴防而不能不長慮卻顧者，亦以輪船調聚閩洋，各省海口頓無倚恃；從前所設礮臺，有不得地勢者、有不如洋式者、有和議定後慮以更置啓論端者，今既言防，不得不慎益求慎。一事而加以萬慮、一念而重以三思，宜其恤恤乎無終日之計也。於是紛議購船、置器、增兵、募勇，冀倖目前無事，不暇計經費之足支與否、局勢之能久與否。戰欲其勇、防欲其怯，揆之情理，無足深尤。今於臺防漸有成議之時，規畫久遠，似宜合始事之費與經常之費分籌並計，度餉源之贏縮，權其緩急應之；乃期詳慎於始，要成於終，可大亦可久也。就海防分言之，閩粵、吳越、燕齊及孤懸各島，凡可收船寄碇之處，均宜逐加察勘而預爲之防固也。然合七省通籌，則祇此一海；如人之一身，有氣隧、血海、筋脈包絡皮肉之分，即有要與非要之別。要處宜防宜嚴，非甚要處防之而不必嚴可也。天津者，人之頭項；大江、三江入海之口，腰膂也。各島之要，如臺灣、定海，則左右手之可護頭項要脊，皆亟

宜嚴爲之防；以此始者以此終，不可一日弛也。此外，則視如體髀，謂其無足愛惜固不可，謂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。輪船之造，原以沿海防不勝防，得此則一日千里，有警即赴；不至失時，可以戰爲防。五年僅成船十五，不敷海防全局之用。今旣擬閩局不撤，廢續爲之，則購船之費可省爲造船之費也。礮臺各式，以西人鐵製爲最，次則甃砌；層留礮眼，頂用鐵甃兩尺厚者。蓋成圓銳形，臺身周圍囊沙五尺厚護之，外用三丈闊、兩丈深之濠足矣。費較鐵礮臺爲省，而功用相當。臺上所安大礮，宜對準船之來路，度礮力所能及，必無虛發乃可。礮牀下宜安活輪，隨時取準，可放多數倍而不費曳輓之力。水面闊，安大礮；水面狹，安次者、小者。再能如西人測定墜數施放，則用船、設臺能事畢矣。其各口守具，莫妙於布洛斯之水雷。前年滬局來告，布人囉哩吧請派閩局藝童數十隨往學造水雷，宗棠以其時閩之船局撤留未定，未如所請。臺防無事時，曾函致幼丹中丞，謂海口守具，此不可缺。今議防海之器，似水雷亟宜講求，如令囉哩吧邀其師匠來閩，簡藝童學之；如其有成，則海防固而費亦可節也。此餉所當籌者，在始事之時，已預省經常之費，庶期有實用、無虛糜，乃能收海口通商之益，與之持久而不敝。至西人所稱『鐵甲足以制輪船』，又云『巨礮可以擊鐵甲』，揣其用意，似因閩局輪船有成，欲藉此炫奇，爲居奇之計。且俟鐵甲購到加以察驗，如在所必需，雖費不惜；否則，祇宜從緩。愚見見在用兵乏餉，指沿海各省協濟爲大宗，甘肅尤甚；若沿海各省因籌辦

防務急於自顧，紛請停緩協濟，則西北有必用之兵、東南無可指之餉，大局何以能支？諺云：『扶起東邊，倒卻西邊』；斯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且卽海防言之，凡所籌畫宜規久遠。始事之時卽悉索以供，不留餘力；設此後釐稅衰減，經常之費又將何出？萬一島族生心，調發日煩，需用孔急，將何策應之？

凡此，皆宜通籌合計，早爲之所者。伏希鑑度及之！

尊諭湖南所屬猺、獞、黎、苗等類之人與臺灣生番相似者，一切政教、禁令、法律如何？須詳細查明奉復。竊維湖南寶慶、永州兩府所屬有猺，性近苗而稍馴；辰州、沅州兩府距苗疆爲近，靖州亦然。其專轄苗民者，直隸廳同知三：永綏、乾州、鳳凰是也；通判一：晃州是也。其地皆與黔境接，其人愚悍不識禮教、法令。近廳者爲熟苗、爲土人，稍馴，畏官奉法。生苗居巖壑間，狃撫自若，間與熟苗、土人接；其匿居深峒者，與外人絕，非市鹽不出也。歷代常爲邊患；則以其性喜剽掠，官軍追捕無可蹤迹，兵退復出爲暴，莫可誰何也。乾隆間，有傅重庵（鼐）者從征金川，習知碉堡之利，又能練勁卒，用土人制生苗，爲苗所憚，誅病苗、撫良苗，經畫井井，訖事於嘉慶初年。傅由府經歷擢至辰沅永靖道，仁宗時特簡湖南臬司；旋以苗民懷其遺澤，詔許每歲一巡苗疆，慰邊民望。不久，以積勞卒於官。而苗疆安謐者，七十餘年矣。同時有渝人嚴樂園（如煜）者，入傅幕爲軍諮；志節才略與傅等，習其方略。後以平定三省教匪勞績，由陝

西海陽令擢陝安道；宣宗初元，特擢陝西臬司。亦以積勞，卒於官。漢中士民請其柩入南山，民爲昇輓歸楚；詔旨褒贈逾格。所著書凡三種：一、「苗防備覽」，卽襄傅幕時事；一、「三省邊防備覽」，卽其辦敎匪時事；皆質實切近。其言營屯碉堡，以之治今苗、猺、獞、黎番民，皆可行也。雖然，無傳、嚴卓犖開敏之才、懃懇篤實之心，用其法不能得其法外之意，亦奚以爲此？又見大疏「用人」一條所以握諸條之要，雖古今無以易也。宗棠自咸豐十年從戎以來，以書籍重累，未嘗挾以自隨；「苗防備覽」一書，無可呈閱。意湘人之仕於京朝者，必有新刻本堪以索覽。伏希鈞度！

答李仲謙

臺防事起，離餉中斷。前後東征西征，以此于中憲，方伯及同志諸君子，非得已也。究之窮人思舊懷，本非情願；欲單面求分與，未敢求厭。得中憲復函及同志諸君子書，知四年減成以報，收數大減；勸防未徹，需用甚殷。弟飲雨水爲湘人，亦何聚散求故鄉，實此無底之業。福爾機運中憲當首，了此公案，庶無負初心。至各省積欠糧餉已二千三百餘萬，時事可知。近不得已，奏借洋款三百萬，已蒙欽允。如果辦到，尚可支擇。乞轉覆抱！

臺專已可連結，非幼丹謀之於外，若歸主之於內，宋易辦此。外間未悉底裏，尙以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三一種

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

吳

贊

誠

陳報後山番情未靖定期渡臺相機剿撫摺

奏爲臺北後山番情尙未安謐，微臣現在部署各事，定期帶印東渡，相機剿撫；恭摺馳陳，仰祈聖鑒事。

竊照臺灣後山加禮宛番情蠢動緣由，業於本月十八日會摺奏報在案。旋接總兵孫開華、臺灣道夏獻綸函稟：『已商派參將張兆連選帶擢勝一營，前赴花蓮港會合總兵吳光亮所部妥辦援應』；並據夏獻綸稟稱：『訪聞土棍陳輝煌向爲該番社主謀，有從中挑釁情事；現在設法密拿』等由。復經會同督臣札飭參將周士得明示賞罰，務在必獲。旬日以來，番情尙無續報。臣本擬早日東渡，因事稽延，曾於前奏聲明。刻下該番雖未大肆猖獗，惟相持不決，不特靡餉老師，且慮萬一枝節橫生，該鎮、道等勢位等夷，靡所承稟；省垣重洋遠隔，遙制無從，恐臺事益難歸束。臣自七月以來，兩足積受濕熱，忽然腫潰，步履甚艱。顧以甫經任事，百務紛集，不得不強起清釐；竭數旬之力，甫有端緒。因與督臣商定，將巡撫、船政兩署公事趕爲料理；於九月初一日起程東渡，先赴雞籠、艋舺一帶擇要駐紮，就近調度。現值清理庶獄之際，臬司詳結案件較多；除已經勘審者仍由臣分別題咨外，其未經勘審及續到之案與此外應行奏題咨事件，應卽循照成例，均由督臣暫爲代辦。臺灣如有招解之案，由臣就近勘審辦理。其日行一切公事，飭委藩司

代卽代行，以免積壓。雞籠距省海程，輪船順風一日可達；省垣倘有要事，臣得報，即可隨時駛回。除俟抵臺後相機剿撫，再將籌辦情形馳報外，所有徵厘定期東渡緣由，謹恭摺由驛四百里馳陳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訓示。謹奏（光緒四年八月□□日）。

臺北後山番社頑抗預籌進剿摺（會閩督銜）

奏爲臺北後山加禮宛番情蠢動緣由，業於八月十八日會摺奏報在案。臣等初意，原恐該番誠有屈抑或通事從中挑撥，必應澈查奸由，分別勦撫，使之知感、知懼；且慮各營久戍瘴鄉，難保不漸生玩愒，另有別情。是以諄飭臺灣道夏獻綸先赴臺北，遴員前往確切查明。一面添調勇丁，爲可剿、可撫之計；如果縛獻兇犯、悔罪輸誠，自當仰體皇仁，寬其既往。乃頃接夏獻綸稟稱：『該道馳抵雞籠後，遴委知縣邱峻南、吳鳳笙選帶熟番頭目，會同擢勝後營於八月十六日駛赴花蓮港，當派番目進社勸諭。該社初猶不納；示以印諭，始行放入。各老番尙知情理，曉其子弟不可妄爲。其少壯之番，則出言無狀，轉責老番不是；且謂「社內如有遷避者，卽先搶其穀米」。又查得本年三、四月間，土棍陳輝煌指營撞騙，按田勒派，共詐番銀不少；該社被逼難堪，是以決計反撫』。各等語。並據總兵孫開華、吳光亮呈同前由。論以前土棍脥削各節，該番似有可原；論現在肆意狂悖情形，該番實無可恕。除責成參將周士得密拿陳輝煌務在必獲，並查訪各該營官有無知情另行懲辦外，查該番負嵎抗拒，一意執迷，前已屢經圍撲營壘、殺害民勇，戕

及哨官楊玉貴；近於八月十九日復截殺哨官參將文毓麟及勇丁九名，番情益形猖獗。若不與以懲創，何以戢兇頑而靖邊圉！後山原駐各營分紮要隘，且多疾病，不敷調撥。現由總兵孫開華督帶親兵並鎮海中營營官胡德興所部七哨、新設「海」字營四哨，分坐輪船駛赴花蓮港，取道米崙山逼紮前進；並擬挑選福靖新右營兩哨，令赴新城幫同陳得勝扼紮鵝子鋪，以防進剿時兇番紛竄。又據報稱『現惟附近之巾老耶一社顯然助逆，其餘南勢各社尙懷觀望』。應俟孫開華到地後察看情形，如帶去三營不敷分布，卽行馳報，再由內地濟師協剿。若剿辦得手，該番畏懼，仍應將從前起衅情由澈查辦結；其兇番、土棍，一律從嚴懲治；庶冀安反側而弭亂萌。

臣等公同熟商：該鎮、道等勢位等夷，靡所承秉；省垣重洋遙隔，無從覩悉事機。萬一枝節橫生，以後更難收拾。臣贊誠擬卽日帶印東渡，相機剿撫。

合先將現籌進剿緣由，恭摺由驛四百里馳陳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訓示。謹奏
(光緒四年九月初一日)。

官軍攻毀後山番社並搜除安撫情形摺（會閩督銜）

奏爲臺灣後山官軍攻毀巾老耶、加禮宛兩社，陣斃悍目，餘衆潰散，現在分別搜除安撫情形，恭摺馳陳，仰祈聖鑒事。

竊臣等於九月初一日將加禮宛番不遵查辦、現籌進剿並臣贊誠親赴臺北就近調度緣由，會摺陳明在案。臣贊誠由馬尾工次乘「威遠」練船，於初五日辰刻駛抵雞籠，登岸駐紮。據臺灣道夏獻綸面稟：『探得總兵孫開華於八月二十九日抵花蓮港，風浪正大，冒險登岸；所部各營，亦於九月初三日陸續到齊。因進兵正路草木蒙茸，深防埋伏，擬繞由米崙山紅道而進』等語。卽飛催該總兵等激厲將士、整肅隊伍，相機進紮，務使首尾相顧，不致被番包抄；並派參將傅德柯解去雙管加那礮及藥彈等件，以助攻剿。

茲接孫開華、吳光亮呈報：『初五日酌帶隊伍，會同前往米崙山查勘地勢。該番散伏深箐，放槍伺擊；我軍連施開花礮、火箭，傷番十餘名，番衆敗退。查點我軍，陣亡一名、受傷數名。孫開華等先擬由米崙山一路前進；及察看巾老耶社適與加禮宛勢成犄角，必先攻拔以孤其勢，我軍始無後顧之憂。遂於初六日會督各營，分路進攻。派副將李光率隊駐紮米崙港，防其包抄；調新城營勇紮鵠子鋪，以防竄逸。孫開華、吳光亮率參將張兆連等整隊向前，先作明攻加禮宛之勢；密遣參將胡德興、吳立貴、同知朱上泮

、都司李英、劉洪順等，突向巾老耶社分攻東南、東北兩面。該社悍番拚命拒戰；正相持間，加禮宛番目大肥宛汝率悍黨數百來援，爲我後隊截擊，大肥宛汝中礮立斃。連斃悍黨十餘名，番始敗退。巾老耶外援既絕，勢漸不支；我軍勇氣倍奮，戰及三時，始將該社攻破，殺斃悍番數十名。李英當先搶進，足受槍子傷，弁勇亦有傷亡；各軍就農兵營、十六股莊兩處屯紮。初七日黎明，復督大隊往攻加禮宛社。該番先受懲創，知我軍威，料難自守；預於社後二里許，負山阻險，堅築土壘。我軍一到，該番拒戰，逾時即棄社而遁；登卽追殺數十人，立將該社茅屋焚燬。因路徑叢雜，未便窮追，卽收隊回營；隨探知敗竄悍番，尙虜聚土壘爲守死計。初八日五鼓，吳光亮率各營仍由加禮宛竹仔林而進、孫開華親督參將張兆連等由巾老耶社旁深草叢中銜枚疾進，直抵該巢。環攻一時之久，身先衝入，遂將堅壘踏平，搜斬一百餘名，餘衆翻山竄逸；至午刻收隊。計四日之戰，共殲番二百餘名。其南勢之豆欄、薄薄等社，初猶觀望；至是，悉皆懾服，不容敗番入社。七腳川社番，先曾邀截木瓜生番，繳呈首級赴吳光亮營領賞。至是，復阻截木瓜番，不使與加禮宛聯絡；並截殺巾老耶敗竄之番，甚爲出力。高山之大魯閣番，亦來助戰。現仍查探敗番竄匿蹤跡，分別搜除、招撫；並曉諭南勢各社安業」等情呈報前來。並據臺灣道夏獻綸稟報相同。臣等伏查加禮宛等社少壯之番，向來自立勻頭名目，不受老番約束；恃其兇頑，顯然抗撫，戕害官勇，實屬罪不容誅。此次殲斃皆係壯

番，洵堪示儆。在逃餘衆，果能悔罪自投，仍當妥爲安插，使之復業；以免竄伏崖谷，終爲後患。其從前土棍詐索之案，並當嚴行查辦，俾昭平允。惟岐萊一帶地荒瘴重，生力軍只可於事急調援，事鬆卽撤；若久留瘴地，雖精壯亦變爲疲羸。亟應乘此事機，將該處善後一切妥籌布置，以冀一勞永逸。臣贊誠俟日間風浪稍定，卽乘輪輿往花蓮港會同孫開華、吳光亮察酌情形，商籌辦理；一面將續調之兵，陸續撤回。

除將應辦事宜隨時會商馳陳並此次陣亡員弁、勇丁隨後查明彙案請卹外，所有後山官軍攻毀巾老耶、加禮宛兩社，現在分別搜除安撫情形，謹合詞恭摺由驛四百里馳陳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訓示。謹奏（光緒四年九月十二日）。

番衆悔罪自投現辦撫緝並撤裁營勇摺（會閩督銜）

奏爲臺灣後山加禮宛等社番衆悔罪自投，縛獻首兇懲辦，現在妥爲撫輯，將援軍陸續撤回，並原駐各營分別裁併，會籌布置情形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

竊臣等於九月十二日將官軍攻毀加禮宛番社、餘衆潰散、分別搜除安撫緣由，會摺馳奏在案。臣贊誠於九月十五日乘「威遠」練船抵花蓮港，連日會同孫開華、吳光亮親赴加禮宛等處周歷查勘；遣通事傳各社番目到營，謹宣布朝廷寬大之仁，務使海濱羣生同被聲教，毋令失所之意。因七腳川番合社一心始終出力，面予嘉獎，犒以銀、帛；薄薄社番性尙馴良，亦予獎勵。豆欄、里樓等社，則皆嚴切訓示，曉以利害；飭各約束子弟，毋再爲非。皆悚惕俯聽，似知感悟。加禮宛番，初則散竄山谷，懼不敢出；有逃往中路馬大鞍等社者，悉被拒弗納：糧食漸竭，窮蹙無路。因遣通事及七腳川番目傳諭招致，並令縛出滋事兇番，許其免罪就撫。旋有番目陳赤鹿等詣營自投，並縛獻首兇姑乳斗玩一名。臣贊誠察看該番等皆久已薙髮，面貌、衣服與平民無異。訊以肇釁滋事之由，僉以「土棍陳輝煌藉命屢次索詐，逼迫難堪」對。復詰以「委員遣人入社招撫，何故頑抗不遵，且更誘殺官勇」？則稱係現獲之姑乳士敏二人把持，主令無知少壯所爲，老番力阻不聽；並稱姑乳士敏逃亦不遠，容誘獲綑送。現在各良番皆知

畏威悔罪，但求寬宥、給地安插，願永爲良民等語。隨提訊姑乳斗玩一犯，此次倡首滋事、戕害官勇各情，直認不諱。察其形狀果係兇惡，未便稽誅；卽派員押赴新城正法梟示，以昭炯戒。一面將投出各番交七腳川番目保領，准予免罪；令速將逃散番衆一律招回，聽候安插。連日報到有名者，已九百餘人；吳光亮爲之搭棚棲止，給發食米、炊具。俟陸續到齊，擇地分別安置。巾老耶社人數較少，並未遠逃，仍散附各社；除查明最劣之番目板耶等二名革退另換外，餘皆分別保結，聽其復業。陳輝煌本係噶瑪蘭土民，先已逃回，藏匿番山；業飭宜蘭縣、營設法購獲，再爲澈辦。復以民番所耕之地彼此參錯，難於辦別，易啓爭端；飭署宜蘭縣知縣邱峻南隨同吳光亮逐段勘明、劃清地界，令民番照界各自耕種，不相侵越，以杜後釁。孫開華所部擢勝後營及夏獻綸添撥之鎮海「海」字等營，均卽陸續撤回。

臣等伏查臺灣後山南起恆春八瑤灣、北至蘇澳六百餘里，中分三段。除南路八瑤灣以北百四十里係一線海灘、北路蘇澳以南百五十里山高路斷不計外，自知本溪至大陂一路，川原平衍，是爲卑南；至璞石閣，而山勢一束。過此，則水尾、打馬燕、迪佳等處，又復開曠，是爲秀姑巒；直至岐萊、新城之鵠子鋪而止。中間大巴塱北一段，地勢雖平，而兩邊皆山，中匯溪流，沖刷無定；沙石間雜，不可開墾。惟山邊高地，可種旱糧。其間向無居民，止有番社。至吳全城溪流漸平，始有可開水田之處。由此北抵新城

鵠子鋪六十里內，平原沃壤，最爲膏腴；現在番民耕種者，僅十之一、三。此外曠地甚多，隨處可耕；並不慮民佔番地。該處各社歸順已久，其老番常出海購貨，往來於噶瑪蘭；雖不如卑南之馴良，較中路新撫各社已覺稍通情理，並非無從教化：此土地、人民之不可棄也。綜計全臺南北各港口，四時均可泊輪船者，惟有雞籠一港。輪船由雞籠開往花蓮港，約六時可到。如看准天色，隨到隨返，尚有把握，不致疏虞。若南路之安平、旗後、射寮等港，盛夏、初秋皆不能停船。其船由旗後等港開往後山之成廣澳，須繞轉恆春極南之沙馬磣頭，路多紆折，非一日所能必到；不如花蓮港之刻期往返，聲息易通。且成廣澳至璞石閣山路崎嶇，轉運費力；花蓮港至大肚塹、水尾路皆平坦，牛車可行：此港口運道之不可棄也。議者謂地處瘴鄉，兵難久駐；須俟人民漸集、瘴氣漸輕，而後設營鎮撫。竊見後山每逢夏令瘴疫流行，不獨岐萊，即璞石閣、大港口亦然，而恆春以北之牡丹灣一路尤甚；皆爲不能恝置之地。花蓮港一帶究係平原，距高山已在十里之外，其瘴非盡由嵐蒸所致；查各營戍久力疲，不免因陋就簡，茅茨不蔽風雨、沮洳不爲疏洩，居者安得不病！若營基加工培高、營牆加工築固，兵房分爲行列修整，潔淨水溝周圍深通，再戒兵士以節慎寒暑、廣備醫藥，未始不可以人事補救。且留營則居者有恃，而來者日多，人烟盛而瘴氣可冀漸減；撤營則來者裹足，即居者亦難立足，山川闊而風氣終無由開。惟是原駐各營病弱者多，久戍思歸；不得不酌量裁併更換。且將來墾民

日衆、墾地日闢，民番交涉事務漸繁；招撫一局，亦不可不設。查陳輝煌屢次索詐，通事等皆有所聞，而該處營官李英等曾不覺察。可見武員之粗率，斷難恃以體察民情；必須遴派文員設局經理，兼資彈壓。查有丁憂壽寧縣知縣吳鳳笙曾在軍營帶勇及歷任州縣，穩練耐勞；擬令募帶一營，就於花蓮港駐紮，兼辦北路招撫局務。其原駐花蓮港都司李英一營，卽行裁併。新城僻在最北，距農兵營三十餘里中間，並無人烟；蘇澳舊開之路既廢不通行，則此處並非扼要。原駐該處副將陳得勝一營，擬令移回吳全城，擇近、擇要駐紮；卽將原駐吳全城之都司劉洪順一營裁撤。陳得勝於加禮宛番攻撲鵠子鋪碉堡時，恃勇輕進，被番兩次設伏包抄，致陣亡哨官參將楊玉貴、文毓魁二員，該副將左右臂亦受槍鏢重傷；按其輕敵失機，本應參革。惟該副將上次隨攻阿棉納納番社，首先奪隘破壘，最為奮勇；尙未保獎。此次復將積年未服之大魯閣生番設法收撫，並隨同堵剿加禮宛番，頗有斬獲；且右臂受傷，碎骨尙未全愈。功過似足相抵。可否仰懇恩施，免其參革；卽撤去營官，仍留營差遣，以觀後效？所帶福銳左營，現改派都司楊金寶接帶。同知吳炳章所帶練軍前營現駐中溪洲，亦多病弱；擬令總兵邱德福另募一營更替：均仍歸吳光亮節制調遣。似此一經裁換，汰弱留強，庶期兵收實用、餉不虛糜。俟年餘後，察看民番漸能相安，當可再裁兩營；於中、北兩路酌留三營，分布要隘，定為永遠之額。再查臺北原派有輪船一號，常川差遣；嗣後每月中遇晴霽日，令往花蓮港運輸餉銀。

、軍米一二次。凡墾民、商販願往者，均准查明附搭，並准攜帶眷口及農具、食用等物；庶農商爭便，趨者日多，地方始有起色。臣贊誠於九月二十三日偕孫開華回抵雞籠，擬赴艋舺暫駐，部署一切。

至此次本任漳州鎮總兵記名提督孫開華一聞檄調，冒險赴援；四日之間連戰皆捷，出奇制勝，疊破堅巢。洵屬謀勇兼資，膽識出衆。合無仰懇天恩破格獎擢，以勵戎行。其餘在事出力員弁，可否准臣等併歸勦平阿棉納納社案內，擇尤彙保之處？伏候聖裁。

所有安撫加禮宛等社並會籌布置情形，臣等往返函商，意見相同。謹合詞恭摺，由輪船遞滬交上海縣發驛馳陳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訓示。謹奏（光緒四年□月□□日）。

續纂安插番社裁併營勇摺（會閩督銜）

奏爲臺北後山加禮宛等社逃番陸續招回安插，並將首惡續獻懲辦；現經撤換營官，分別裁併，嚴飭加意訓練，以期民番永遠相安。恭摺馳陳，仰祈聖鑒事。

竊照臺北後山番社未盡事宜，前經覲縷陳奏；旋於十一月十七日，欽奉十月二十二日上諭：『何璟等奏「臺灣後山番衆悔罪自投，現籌布置情形」一摺，臺灣後山加禮宛等社番衆滋事，經官軍擊散後，番衆悔罪自投，並將兇番姑乳斗玩一名縛獻正法，各番社現已一律安帖；惟兇犯姑乳士敏一名在逃未獲，仍著責令番目擒獲絀送，毋在漏網。其投出各番，並著擇地妥爲安插，俾資生業。土棍陳輝煌屢次索詐，激變番衆，致煩兵力，實屬不法已極！務須嚴拏懲辦，以儆效尤。後山地方雖處瘴鄉，惟既經開闢，頗費經營，原期固疆圉而杜覬覦，豈可半途而廢！況花蓮港一帶皆係平原之地，瘴氣較輕；所有原駐各營，應如何培築營基、分建兵房、廣備醫藥之處？及設局招撫、裁併營制一切善後事宜，著該督等悉心會商，妥籌辦理』等因，欽此。恭讀之下，仰見朝廷洞燭萬里，訓誨周詳；曷勝感忭！

查加禮宛招回番衆，節據總兵吳光亮呈報先後不滿千人；其原駐棚寮業經焚燬，先爲搭棚棲止。嗣於該社迤北里許之地，准其搭造寮房，鱗次居住。其南有溪河一道，爲

民番分界之處。此外，平原劃歸番界者，皆開溝種竹以爲標識；將來招墾地段不致混淆，可杜侵佔之弊。其巾老耶番衆亦已歸來，准令附入七脚川、豆蘭、飽干、理留四社之內蓋屋居住；並令七脚川等社連具保結，寬給田地，俾遂耕種。大段界限已分，蓋造亦經完竣；間有犬牙相錯畸零之地，飭令招撫局委員隨時妥爲區處，俾臻帖服。該處北濱海隅，曠地不少；捕魚、墾地，皆可自便。誠使兵民不恃勢欺凌、通事不從中煽惑，定可相安無事；誠如聖訓「後山雖處瘴鄉，開闢頗費經營，豈可半塗而廢」！經臣等節次諄切曉諭，並飭總兵吳光亮等遴選誠實通事隨時訓誠，俾就範圍。不敢以番情安謐，稍懈綑繆；亦不敢謂番意譸張，稍存歧視：此安插番衆，期無失所之情形也。

兇番姑乳斗玩先經正法；其在逃之姑乳土敏一名，旋由番目陳赤鹿等綑送，經吳光亮提訊「倡首反撫、迭次行兇」不諱，於十月初八日正法。旋於十月十九日，復據番目縛送起事兇犯龜劉武歹、底歹洛洛（即武歹洛爻）二名，供認糾衆攻營不諱；隨於營次駢戮。惟查土棍陳輝煌本係噶瑪蘭社之總理，曾隨提督羅大春開路，給以頂戴；所結番衆不少，其志尙欲藉開墾以圖利便。急之則深入番山，恐貽後患；惟緩以誘之，則貪念未灰，必將自投羅網。現仍嚴切責成參將周士得、傅德柯等密爲購致，務獲懲辦，以除禍首而服番心：此緝拏逸犯之情形也。

後山各營積久生疲，勇多病弱；臣贊誠親往按驗，亟應更易生力，以資防戍。當將

原駐花蓮港之都司李英福靖左營裁撤，改委丁憂壽寧縣知縣吳鳳笙另募新勇接防；現先帶兩哨進抵花蓮港墳紮，兼辦招撫局務。其餘三哨募到，亦即撥往歸隊。原駐新城之福銳左營，業將營官陳得勝撤去，委都司楊金寶接帶，移紮吳全城等處；原駐吳全城都司劉洪順練勇左營，業於十月初裁撤。原駐中溪洲之代辦營官同知吳炳章所帶練勇前營裁撤，以總兵邱得福新募飛虎前營抵補墳紮。其移駐大港口之副將李光所帶「振」字前營，亦係疲弱；擬俟降補都司張福勝所募飛虎後營成軍到防後，再將原營撤遣。其前臺北府知府林達泉原帶「海」字一營，以同知朱上泮管帶，現改爲鎮海後營，歸臺灣道節制，分紮基隆、滬尾、艋舺一帶。統計臺北裁撤四營以新募三營抵補外，實裁一營。其臺南防戍之軍，據臺灣道夏獻綸詳請：福銳中營提督高登玉請假，卽將該營及蘭軍中營勇士汰弱留強，撤去「蘭軍中營」名目，併歸副將楊開友管帶；另飭署臺防同知袁聞柝募成綏靖一營，分布防護。其澎湖副將、升任山東登萊青鎮總兵吳奇勳原帶健勇一營，留一哨防護澎湖礮臺；其餘四哨調至臺郡，委參將蘇鷹鴻、守備吳奇猷合帶，飭赴楓港、枋山一帶防戍。該處原有都司劉志慶、林明募帶護墾土勇二百名，亦卽裁撤。總計臺南北防勇，除墳抵外，實裁去一營兩哨。其中新募之勇，尙須訓練；已嚴飭各該營官認真講求，申明禁令，隨時更易疲弱，以冀悉成旅勁：此撤換營官、分別裁併之情形也。

臣等詳細籌商，務臻妥密，斷不敢使已成之功廢於半途；一面嚴飭設法購拏土棍陳

輝煌，期在必獲，庶幾仰副聖主除暴安良之至意。所有臺地續籌安插番社、裁併營勇各緣由，謹合詞恭摺由驛陳明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聖鑒訓示。謹奏（光緒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）。